

裁 军 谈 判 委 员 会

---

第一百十七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3月24日，星期二，  
上午10:30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G·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梅德库尔先生  
阿巴先生

阿根廷:

希门尼斯·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澳大利亚:

斯蒂尔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范登堡小姐  
德比斯肖先生

巴 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緬 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俞沛文先生  
俞孟嘉先生  
林 成先生  
李巍岷先生

古 巴:

帕索斯先生  
库斯比内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鲁热克先生  
弗拉涅克先生  
莫拉维茨先生

埃及: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斯马特·埃兹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热斯贝尔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洛利斯先生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邦蒂希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洛考托斯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鲁斯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约马塔拉姆先生  
卡西姆先生  
哈迪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 朗:

阿梅里先生

意大利:

科德罗·迪蒙特泽莫洛先生  
卡布拉斯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萨拉扎尔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卡塞雷斯先生

蒙 古:

勒哈希德先生  
包勒德先生  
斯卡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M·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 鲁:

波特拉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萨苏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诺尔贝格先生  
隆丁先生  
皮厄小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瑙莫夫先生  
科斯坚科先生  
柳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米斯克尔先生  
桑切斯先生  
皮尔西先生

委内瑞拉:

塔伊尔·阿达特先生  
阿特亚加先生

南斯拉夫:

沃伊沃迪茨先生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贾帕尔先生  
贝拉萨德圭先生

非成员国代表

丹 麦:

米凯尔森先生

芬 兰:

米耶蒂宁先生

俞沛文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今天，我愿就无核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作一简短发言。

长时期来，广大无核国家一直为反对核威胁，要求取得安全保障而进行不断的努力。近年来，随着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核战争危险的增长，无核国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来保证它们的安全的呼声更加高涨。不久前，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最后宣言，也对无核国家安全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强烈要求核国家不进行任何损害无核国家的安全和福利的活动，承担保证无核国家不受核威胁和核进攻的义务。现在，我愿谈几点看法。

一、在当前的世界上，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堆积如山，超级大国凭借军事实力进行争霸活动，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各国的安全。特别是广大无核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更缺乏保障。因此，采取切实措施来保证无核国家的安全，是裁军领域的一项迫切任务。

对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所有核国家都负有责任。在实行全面核裁军以前，为了减少对无核国家的核威胁，核国家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它们应尽的义务。核大国拥有最庞大的核武库，实际上只有它们才有能力发动核战争。因此，在保证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问题上，它们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上述基本观点应成为我们考虑安全保障问题的出发点。

二、无核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绝大多数无核国家处于严重防御不足的境地，它们不会对核国家形成核威胁，因此，不发生要求无核国家来保证核国家的安全的问题。事实上，许多无核国家已经通过某些国际安排主动承担了具体义务。如果再要求无核国家承担新的附加的义务，特别是影响它们维护主权和安全的自卫权利，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无核国家要求核国家明确承担不向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不应附有任何条件，这个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正如南斯拉夫代表佛龙尼克大使三月十九日在裁委会全体会议上发言里指出，“即使是最低的条件，将会损害保证的坚定性和实质，从而造成在某种情况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鉴于安全保障问题涉及无核国家的切身利益，核国家应充分考虑它们的愿望和要求。

三、对无核国家安全最根本的保证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提供消极

( 俞沛文先生，中国 )

安全保证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如果连这种过渡性的措施也迟迟达不成协议，如何能证明核国家对保证无核国家的安全具有诚意呢？我们应该尽力执行上届裁委会报告指出的任务，继续寻求“能载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一项共同办法”。目前，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特设工作组的主席工作文件中已经提出了包含各种主张和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愿意同各国代表进行认真讨论，寻求能符合无核国家要求并为各国所接受的共同办法。我们认为，不论我们在现阶段可能达成何种协议或安排，最根本的，或是最重要的，这种安全保证的实质内容必须确实对无核国家的安全有所保障，而不是搞出一个空洞无物、流于形式的文件。

中国对无核国家安全保证问题一直持积极态度。我们主张缔结一项核国家切实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公约。我们曾多次重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与此根本立场相联系的是，我们无条件地承担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是我们单方面承担的义务。在此立场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各国代表一起共同探讨，为早日就无核国家安全保证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作出努力。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主席先生，这是本月份我第一次在委员会上正式发言，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您祝贺，不仅祝贺您担任主席，而且祝贺您在执行职务时取得的成功。您表现了干练和机智，我很相信人们将会记住三月份是本委员会历史上的一个产生成果的建设性的月份。

主席先生，在您的允许下，我愿向您的前任德拉戈尔斯大使讲几句话，并借此机会向他在二月份主持我们工作的方式也表示我们极大的赞赏。他以权威、幽默与和蔼三者的明智结合，在我们之间成功地创造了最大效率和最佳合作的气氛。

我现在谈一谈本周的主题，即化学武器。

今天我的发言，一部分反映瑞典的官方立场，一部分是我作为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的想法和感觉。

本委员会现在正进行的化学武器谈判历史悠久，但并不总是那么光彩。中立与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不结盟国家过去的共同立场是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禁止是不可分的, 这种立场原来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是同意的。1971年主要的军事大国同意签订一项狭隘的条约, 只针对生物武器, 中立与不结盟国家乃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立场。而且, 这项公约在处理核查问题上的规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想, 人们可以说中立与不结盟国家当时就已采取的立场认为生物武器公约在这方面是有缺点的, 这已证明是对的。

在那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步骤值得回顾的是1969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第2603A (XXIV) 号决议。这项决议是裁军委员会会议12个中立与不结盟成员国倡议的, 它肯定“日内瓦议定书体现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禁止在国际武装冲突中使用一切生物和化学作战方法, 不管在技术上有什么发展”。决议随后宣告“在国际武装冲突中使用下列手段, 皆违反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所包含的公认国际法准则: (a)任何因其对人类、动物或植物产生直接毒害效果而可能使用的化学战剂——无论是气体的、液体的或固体的化学物质, …”

在生物武器公约签订以后, 在裁军委员会会议中继续讨论化学武器公约, 但进行得很不顺利。有时主要大国似倾向于缩小化学武器公约的范围, 只包括某些种化学战剂。但占上风的大多数意见是, 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应对所有化学武器都适用。许多技术和科学报告提交给裁军委员会会议, 并进行了讨论。还提出了四份不同的公约草案, 使对问题的考虑得到了启发。

我们还看到了苏联和美国举行了双边谈判。谈判从1976年开始, 上一届会议是1980年夏举行的。它们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报告, 现在成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宝贵基础。

当然, 化学武器公约在很久以前就可以签订了。但时间也许并未完全浪费。应该说, 对拟定一个永久废止化学武器的公约有关问题的认识, 经过这许多年后是深刻多了。核查这样一个公约遵守情况的技术手段也得到了发展和改进。还可以说, 某些核查手段的可接受性也提高了, 这使达成协议较容易了。

未来公约的实质已经过深入探讨, 所有基本组成部分已阐明。所涉各种问题的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复杂情况也愈来愈清楚了。自从1972年以来提出的四个公约草案表明提案人之间意见的分歧。今天我们看起来，它们也反映了从对公约的基本组成部分抱相当简单的看法，发展到愈来愈认识到大量的技术、政治复杂问题，如果想要永远废止化学战争，要使化学武器公约充分全面和可靠，必须在这些复杂问题上取得协议。

去年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设立化学武器工作小组后，处理有关的技术、法律和其他问题的可能性有了很大变化。在我的尊敬的前任日本大川大使担任主席的领导下，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更加完整有系统的审议。去年6月举行的非正式会议有许多位专家参加，为委员会的工作增加了相当大量的宝贵知识。

自然，1976年开始的双边谈判通过提出的两个报告，也使多边谈判的基础得到了改善。谈判双方愿意将他们了解的东西和经过考虑的意见提供给我们受到了赞赏。

由于去年我们的谈判有了个好开端，今年工作继续得很顺利。作为工作小组主席，我对各方乐于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地参加谈判，表示极大的谢意。不可免的关于程序问题的讨论已简化到最小限度。

至于各国代表团对实质的意见，由于工作小组职权的限制，未能以更精确的办法找出可以达成的妥协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主要任务局限于明确问题和对这些问题进行审议。但是，在有些问题上，意见已在很大程度上趋于一致，例如，禁止发展、生产、储存、转让和取得化学武器，关于拥有化学武器和销毁计划等的申报义务，以及——不是最不重要——真正销毁储存和生产设施。

在范围方面至今仍有两个大问题没有解决，即化学战争能力的概念问题和公约是否包括禁止使用的问题。

瑞典代表团——我现在是在代表它讲话——对有人对我们提议扩大化学武器公约范围反应消极感到有些失望。但我们注意到，到现在为止所表达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都基本上是实际方面的和程序性质的。因此，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实质上同我们认为公约需有一个全面的概念范围所依据的理由相反的论点。我们当然认识到谈判过程中存在着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应容许这些障碍妨碍我们达成真正有效的协议。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在这种背景下, 并由于有许多代表团支持我们的主张, 我们感到受到了鼓舞, 要坚持下去。

我愿借此机会对表示同意和理解我们的论点的发言表示赞赏。我们希望今后的谈判产生结果, 拟出协议, 有效地禁止和废止使用化学武器的能力, 依我们看, 这就是公约不言而喻的宗旨。

公约中是否包括禁止使用的问题也应找出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似乎一般都同意不要采取会降低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重要性和权威性的行动。因此, 应看看有无可能在公约的序言中、执行条款中或与它紧密相关的某条案文中与日内瓦议定书建立起令人满意的联系。与关于生物武器的公约的适当联系也应包括进去。

范围中的一些细节, 如催泪瓦斯、除草剂和二元化学武器问题, 需要进一步谈判。关于公约有什么例外的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在有的情况下, 关于例外可能需要专门条款。在另外情况下, 也许在公约中就根本不应提到。防护化学武器的措施是否作为禁止的例外, 或是作为特许, 这个问题将在以后阶段解决。也许化学武器能力的概念对解决这个问题能起些作用。

关于核查问题, 双边谈判的报告不幸对此帮助不大。但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挑战性核查似乎是双边谈判者已接受的概念。还可有把握地说, 现在人人都已完全意识到适当的核查系统的关键性。在这个问题上的艰苦谈判仍在我们前面, 若要达成互相和普遍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可能还需要做出困难的政治决定。但今年到现在为止, 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上所表现出的意志使我相信, 这些难题最终将会克服。瑞典代表团对培养信任措施在这方面将起的作用十分重视, 这已在我们的谈判过程中表明了。

在核查方面的技术问题无疑也需进一步做大量工作。我指的是监督销毁储存时所需之核查措施及随后保证公约得到遵守的措施。很可能会根据公约而设立的协商委员会在这方面将担当重要的任务。申诉程序也需仔细拟定, 以便妥当处理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

去年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今年小组继续进行的工作表明, 在实质问题上的意见已大体趋于一致, 已足可开始进行公约的实际拟定工作。我国代表团很久以前就已着重强调过, 应毫不迟延地授予工作小组以适当方式执行这一任务的职权。

(利德戈尔德先生, 瑞典)

一位著名的化学武器专家 J. P. 罗宾逊在一年前曾写文章评论化学武器军备监督的谈判, 文章即以此为题(《军备监督》1980年5月, 第1卷, 第1期)。他在文章中说, 寻求缔结化学武器公约一事值得受到比现在更广泛、更密切的注意, 其中一个不小的原因是因为它将为其他方面的谈判树立一个榜样。他说, 第一, 所有参加谈判者所追求之谈判目标并不仅仅是裁减或制定限额, 而是全面裁军措施。认为, 各国政府在接受这一目标时, 就是默认了在某些情况下, 武器监督不仅可以作为军事实力的一种辅助, 而且可以作为军事实力的替代手段而成为一种安全决定因素。第二, 他继续说, 由于化学武器的性质, 现在看起来谈判是否将取得成功有赖于是否普遍同意接受现场视察作为核查技术。第三, 谈判之成功还可能要靠大家同意具体的培养信任的措施应在化学武器公约所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起具体作用。作者最后在结语中说, 把化学武器的谈判看作是军备监督前途之试验场可以说并不是夸大。

即使他最后所用的词并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是最合适的, 但我想我们一般都会同意他总结出的特点。我们任务之重要性没有必要加以进一步强调了。

主席: 我感谢瑞典大使, 利德加尔德大使的发言, 并感谢他对我担任三月份主席所讲的热情的话。

温卡特斯瓦朗(印度): 主席先生, 由于这是我在您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后第一次发言, 我愿首先表示我对您的才智和品德的诚挚的祝贺和钦佩, 并向您保证我国代表团充分的合作。我们对您的领导充满信心。

我今天的发言是一般性的。我想谈一谈有关核裁军和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的一些较突出的问题。我还将谈一谈我国代表团对《裁军综合方案》的看法。

在我们委员会中, 关于给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保证问题进行了有兴趣的辩论。为什么无核武器国家感到有这种保证的必要呢? 首先是因为核武器给战争技术引进来一个完全新的现象。只要一个核弹头, 其性质和破坏力就大大超过了任何已知的常规武器。第二, 核武器的破坏效应不仅达到直接卷入冲突的国家, 而且可达到根本与冲突无干的国家。换句话说, 使用核武器之后果是不承认国界的, 在彼此竞争的联盟制度之间也分不清界限。第三,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依存、日益缩小的地球上, 在世界某一部分使用核武器所造成的大规模毁灭, 由于破坏了将我们大家拴在一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 将对世界的其余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部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经常向我们提到它们切身的安全利益并据说核武器有保障它们安全利益的作用。他们应该想一想, 不论他们愿以什么合理的安全标准来衡量, 他们继续依靠核武器, 将之作为国家政策之工具, 他们提出这样那样关于使用核武器的理论, 难道不是公然威胁无核武器国家的切身安全利益吗? 正如 W. K. H. 潘诺夫斯基在今年一月在巴黎举行的科学和裁军讨论会上提出的报告中所指出:

“不论任何大国, 根据任何理论, 在任何场地上, 为任何战略战术目的而一旦发动核战争, 其结果将是真正的大规模伤亡和毁灭, 对人类的未来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对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给世界大部分人口带来多大影响的各种科学估计是极无把握的。”

所以, 问题究竟在哪里,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不论根据任何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根据任何公认的国际行为标准, 为追求本国之安全利益而危及到政治上、军事上都未卷入对抗的第三国家的安全, 这是能够允许的吗? 很清楚, 回答是否定的。

无核武器国家应如何对这种局势做出反应呢? 有人争辩说, 当前核恐怖均势的局面和据说核武器起了维持和平作用的欧洲的特殊安全环境, 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的。另一方面又有人说, 同样的威慑逻辑和靠核武器来抵消已感到的常规力量悬殊的做法, 并非到处都适用的, 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取得了核武器就为其邻国造成不安全, 并进一步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但是, 欧洲并不是存在于另一个地球上。我们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都是欧洲的邻居, 自从洲际核导弹时代以不止一种方式使我们彼此成了更加紧密的邻居以来, 情况更是如此。我们大家居住的地区都离核武器国家很近。在过去几年里, 我们看到主要核武器大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远远超越了它们自己的海岸。当前在印度洋地区发生的情况就是个实例。我们不可忘记, 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个整体, 我们共享着同一的命运。我还可以补充说, 我们大家所肩负的责任也是同一的, 即保证人类的生存和进步。

如果这场边缘游戏是仅仅用枪炮玩的, 也许我们在一旁的人不过观看一场双重自杀游戏而已。但是, 将在这场毫无意义的边缘游戏中使用的不简单是枪炮, 而是可以轻易地意味着歼灭全球的武器。在一个核灾难威胁下的世界里, 无核武器国家应想方设法防御有人对它们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 这完全是合法的并且是可以理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解的。有人主张把世界一些完整的区域宣布为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向这种区域使用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区。在拉丁美洲就已经有了一个无核武器区。别的国家提出了消极保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基础的, 即在核武器继续存在时, 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得到核武器国家的保证, 对它们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并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这种手段谋求安全的权利提出质问。但是, 我们认为在任何地区使用核武器将产生全球影响。使用核武器的战争由于其本身的性质, 是不能够局限在明确的国界或区域界限之内的。即使世界某些地区没有直接遭到核武器击中, 一场有主要大国和北方工业化国家参加的核战争所产生的核尘埃、大规模的和全球性的经济与社会解体、生态的巨变和遗传上的损害这些后果将是不可估量的。因此, 在这种局面下, 一个没有成为核进攻直接目标的国家或地区也是没有什么可告慰的。那些可能属无核区的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或接受不使用核武器保证的国家的安全, 仍将受到严重影响。基于这个理由, 我国一贯采取坚定的原则立场, 即不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可信的有效的保证是实现核裁军。但我们认识到, 实现核裁军是个复杂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 作为第一步可先按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方式, 制定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公约。这个建议也已获得上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赞成。我们相信,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能对这项建议加以考虑。

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团满意的注意到, 至少有一个核武器国家、中国, 对这项建议给予好评, 并鼓励对之进一步加以审议。尊敬的中国大使在1981年3月10日的发言中说:

“核裁军的目标应该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在目前不能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前, 采取局部性措施显然是有其需要的。在这里, 我想指出, 单是停止核武器的试验、发展和生产, 只能制止它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改进, 还不能消除核战争的危险, 因为超级大国庞大的核武库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因此, 一些中小国家主张在实行核裁军以前, 禁止使用核武器。这是合理的要求, 我们认为在审议停止核军备竞赛问题时, 也应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中国对第3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标题为“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的第35/152D号决议投赞成票之后, 今又做出如上表示, 这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发展。我们愿向所有其他核武器国家呼吁, 请它们与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合作, 谈判制定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

关于综合裁军方案, 我国的意见已为大家所熟知。我们主张这个方案不仅要体现各国要实现在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 而且要体现各国执行其全部条款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

的真正政治意志。这项文件不能又一次成为罗列善良目标的措施一览表，而应反映各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所承担的义务。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我们觉得该方案应有合乎实际的时限。时限不必定得很死，但是连个大体上的时限都没有，只能表明缺乏执行这一方案的基本政治意志。不妨回顾一下，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说，《行动纲领》乃“今后数年”应执行的具体裁军措施（第44段）。我们现在怎么能从这个已达成一致的文件上后退而摒弃时限，说它不现实呢？这将是第一届特别会议达成的共同一致意见后退一步。

有几个代表团争辩说，在一个国际环境经常变化的世界里，裁军措施的进程是无法预料的，更不能受人造的时限的约束。我们代表团曾多次指出，若说所谓国际环境影响裁军谈判，那么没有或不能实现裁军也同样影响国际气候。裁军的进展能对各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的有利影响，这和创造各国之间的信任能反过来加速实现裁军措施是一样的。利用恶化的国际气候为借口，推迟裁军的实现，不过流露了缺乏实现真正的裁军的政治决心。

我们常说的作为执行裁军措施基础的所谓“国际环境”究竟何所指呢？是否它指的只是大国之间当前的曲折反复的关系呢？是否它指的只是核武器国家及它们的盟国中间的关系在特定的时刻的状态呢？世界其余地方算不算呢？难道世界其余国家及它们中间的关系不构成“国际环境”的一部分吗？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的成功是一个实例，表明属于亚、非、拉和欧洲本身的世界大多数国家，尽管有分歧，但为了更大利益是如何团结起来的。在不结盟运动的全部历史中，不结盟国家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业，能够超越本国的特殊安全与政治考虑。难道它们不构成“国际环境”的一部分，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吗？因此，在谈到国际气候对裁军谈判的影响时，我们不应成为各大国及它们的盟国中间当前变化无常的关系之人质。一个真正的全球的综合性的裁军方案必须考虑到这另一面“国际环境”，即我们多数不结盟国家所创造的，并寻求进一步加强的国际环境，事实已证明它是稳定的，并且是可预料的。

对我们同样清楚的是，任何综合裁军方案都应包括防止核战争和实现核裁军，以之作为其最优先的任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核武器，在任何意义上说也不能和常规武器等同起来。我们不能接受核裁军和常规裁军并行，不能将裁减核军备以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任何方式同平行的裁减常规武器联系起来。我们并不是反对常规裁军。我们欢迎裁减常规部队和装备。但是，我们不接受将它和核裁军的进度联系起来。我们曾一再主张核军备是可以毁灭全球的、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如使用起来也许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怎么能说核武器之消灭要以裁减常规军备为基础呢？对我国代表团来说，综合裁军方案如不承认核裁军之迫切优先地位，不规定防止核战争的可靠的、紧急措施，它将无助于世界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利益。

因此，我国代表团以十分关切的心情看待将实现核裁军作为方案的后期任务，并将其和实现常规裁军联系起来的企图。有人甚至暗示，但没有明白说出，必须把核裁军的实现看作是与常规裁军或与全面彻底裁军的实现相联系的。我们拒绝这种看法，并认为这是企图将国际社会已接受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清楚体现的裁军措施的优先顺序加以颠倒。

最后一点我想谈一谈区域性裁军措施。这种措施在某些特定形势下可能有些意义，但其价值不应过分夸大。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在世界一部分发生的事情是影响其他部分的。区域性冲突因大国的野心和扩张其影响与控制的欲望而加剧。将注意力集中于世界某些地区，而不适当顾到全球局势，是不现实的。因此，区域性裁军措施首先必须针对如何消除外国的军事存在和外部大国的干涉，特别是主要大国对远离它们海岸的区域之干涉。属于某一个区域的国家只有在不受外来干涉的环境下才能制定出一个与它们的共同利害关系密切相关的安全结构。

我们希望，在尊敬的主席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有才能的指导下，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将能拟定共同能接受的、真正反映整个国际社会的关切和愿望的案文。我们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同时，愿以灵活的方式，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而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发言，感谢他对我作为委员会主席所说的热情欢迎的话。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已要求今天上午发言，想简单地对在辩论中我们听到的，关于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的一些有意思的发言发表一些看法。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代表团欢迎几乎所有发言都重申了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得到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并重申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为在此问题上拟制协定继续努力。

巴基斯坦赞成的总的看法就是几个星期前不结盟国家在新德里通过的宣言中提出的看法。这一看法已由尊敬的南斯拉夫代表详细地引述了。我们也同意有些代表团, 如巴西和南斯拉夫的意见, 它们说安全保证应与核裁军, 也就是免遭核威胁的最好保证, 有机地联系起来。巴基斯坦在第CD/10号文件中提出的国际公约草案中包括了一项条款, 要求核武器国家承诺实现核裁军。

我们同意尊敬的尼日利亚大使表达的意见, 即在本届会议期间, 特设工作小组应集中力量于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中的共同办法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提出的工作文件(CD/161)列举了五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人们在拟定共同办法或共同方案时可予以探讨。如何保加利亚所建议的, 对这些可供选择的办法进行研究之后, 我们可以集中在一个最有成功希望的办法上。这并不意味着巴基斯坦准备接受任何能够取得协议的东西。我们谈判的结果必须以这样一个标准来判断, 即它是否有效地并可靠地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在这方面, 我必须坦白说, 我国代表团对尊敬的保加利亚大使建议委员会对各国就这个问题的“总的看法”的“现有相类似处加以探讨”感到有些迷惑不解。我认为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对彼此对安全保证问题的“总的看法”是十分熟悉的。当然, 把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声明和其他提案中的相同点和分歧点找出来是拟定共同方案或共同办法的工作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 我们已同意进行这项工作, 它将作为特设工作小组今年实质性工作的一个开端。

我国代表团对由核武器国家“拟制相同的或在实质上相似的单方面声明”的想法也有些疑问。照我们看来, 单方面声明是每一个国家的特权, 在正常情况下发表以前都是不经过谈判的。如果本委员会能向核武器国家推荐出相同的或类似的声明, 并为它们所接受, 那末, 就应也能够在本委员会中谈判达成一项可以载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如果设想中的单方面声明要给现有的断然不附带条

(阿赫迈德先生，巴基斯坦)

件的单独声明附加上条件和限制的话，我们则会认为这项建议就更缺乏吸引力了。

从这方面看，应该说，对核武器国家所作出的任何单方面声明进行主观的评价也许不是寻求拟定共同办法的最好的途径。正如巴西代表所说，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是，每一项这样的声明都是有关的核武器国家根据对其安全的认识拟定出来的，而不是根据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的。

我愿谈一谈关于给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保证的实质的性质的辩论中提出的三个重要问题。首先，巴基斯坦同意南斯拉夫和其他无核武器国家表示的意见，即提供的保证性质上应是无条件的并有法律约束力。但我们准备考虑核武器国家的合法的安全利益，只要这种利益不否定它们被要求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的保证之有效性和可靠性。我国代表团认为，工作小组必须进行一次努力来审议一下，四个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声明所包含的条件和限制是否带有那么大的根本性质，以致它们必须成为国际文书的条款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否不能用某种其他方式表达。单方面声明中反映了两种限制：第一，关于国家的无核地位的限制和第二，关于考虑甚至向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条件的限制。

关于第一项条件，某些国家争辩说，无核武器国家为了取得享受安全保证的资格，必须承担互惠的义务，即承诺不取得或发展核武器，因为，正如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所说，这种保证只能向“明确表明其无核地位”的国家提供。

这是一个根本论点，应深入研究。首先，我愿说巴基斯坦并不反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取得或发展核武器的国际承诺，只要这种承诺是普遍的，性质上是没有歧视的。就《不扩散条约》而论，本委员会的别的代表已指出，它“基本上是有缺陷的”并且天生就带有歧视性。我不需要对此评价再多说些什么。另一个办法是在各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这将是一个不带歧视性的办法。可是，这方面的困难是，这种地区性安排之实现只要该地区有一个国家反对，就能搁置起来。巴基斯坦仍准备为拟定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所设想的关于不扩散的新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探讨别的途径。

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原则问题反对将无核武器国家为取得免于核武器威胁的保证的合法要求变成另一个不扩散文书。正如印度代表1968年在安全理事会上通过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第255号决议时所说:

“任何核武器国家可能提出的安全保证都不能, 也不应视为在《不扩散条约》上签字的一种交换……给无核武器国家以安全保证是核武器国家的义务, 而不是它们可以或应当拿来同无核武器国家在《不扩散条约》上签字相交换的东西。”

前几天, 尊敬的巴西代表在本委员会上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他说, 确定一个国家为无核武器国家“应依据一项事实声明, 而不应使无核武器国家为了有权得到保证而增加其他义务, 诸如参加任何其他具体的国际文书”。他继续说, 不向无核武器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之由来简单地、直接地是因为存在着核军备, 并且只有一小撮国家拥有核军备。我国代表团同意这个看法, 也同意如下的说法, 即不应仅仅为了换取核武器国家同意不采取一种业已由联合国称为“反人类的罪行”的行动——即不使用核武器——而要求无核武器国家接受新的义务。

当然, 我们承认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对南非核野心感到关切是合理的。可是, 事实是这种关切之产生与其说是由于看到比勒陀利亚有核武装起来的前景, 不如说是由于南非实体天生的侵略性这一事实所引起。我国代表团认为, 南非和以色列问题应视为构成了特殊情况, 这种国家由于其侵略政策和行动已置身于国际法范围之外。照我们看来, 核武器落到这些国家手中造成的危险, 最好通过安全理事会或其他现有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来处理。巴基斯坦将在联合国中继续支持此类措施。

至于为了安全保证的国际文书的目的, 我们认为无核武器国家的无核武器地位在《不扩散条约》中已经确立。《不扩散条约》只承认五个核武器国家。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 如果在现在对某些国家想在核俱乐部中取得地位的愿望给予即使仅是事实上的承认, 也将危害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第二类条件当然是为安全保证问题拟定共同方案或共同办法这一问题的关键。关于单方面声明中包含的不使用原则的例外是否构成“自卫条款”, 或只是有关国家的狭隘民族利益的反映之辩论, 我不想参加, 虽然我倾向后者意见。具有独特的特点的法国声明暂且放在一边, 其他声明包含两个不同的例外。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的单方面声明保留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如果它同一个核武器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国家结成联盟或联合向这些大国, 它们的盟国或部队进攻的话。过去我们已指出所说同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的问题是含混不清的。这项条件还带有主观性的特点, 这一点保加利亚代表已提到。联合王国代表对此并未否认。同时, 我们注意到联合王国提出的重要论点, 即事实上该国的单方面声明并不排除任何无核武器国, 所述条件仅指特殊的情况。在研究这条件中, 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这里所谈到的与其说是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在核武器国家的支持进行进攻, 不如说, 在当前国际情况下, 是一个核武器国家串同一个或两个无核武器国家进行进攻。这样一说, 这条件同1968年苏联主席发表的声明是十分相像的, 他说: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只有其他核国家对我们的国家或盟国实行侵略才会迫使我们采取那个自卫的极端手段。”

苏联声明中所包含的条件是将在其领土上驻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排除在外的。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对这项条件的提法略有不同, 他说, 只有“能是核进攻来源的”无核武器国家应排除在外。从表面上看, 这个论点有其优点。但必须考虑到, 在某些无核武器国家的领土上的核武器仍是受有关核武器国家控制的。动用这些武器要由核武器国家, 不是由无核武器国家来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知苏联声明中关于条件之提法是否是表达担心从无核武器国家领土上发动核进攻的最好办法。既然核报复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作为进攻来源的国家, 而是防止进攻的可能性, 防御与进攻之间的区别就模糊不清了。我们认为, 苏联声明中所反映的担心在勃列日涅夫主席的讲话中表达得更合适, 我前些时候已提到过这篇讲话, 实质上和美国及联合王国的基本考虑是相同的。

关于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声明中所谓自卫条款问题, 可以提两点一般看法。第一, 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声明中所提条件是同中欧战略考虑有关的。这些战略考虑不应提高到将来载入国际文书中的共同方案的一般规定的地位。第二, 这些战略考虑不应侵蚀无核武器国家有权利受到对它们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之总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 以核武器国家承担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为中心条款的方案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核武器国家在欧洲的特殊形势下的安全考虑可以作为这个总原则的附带规定而得到反映。巴基斯坦提出的工作文件中列举的几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提供了答案, 可按照这些线索拟订出可以载入具有法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律约束力性质的国际文书的共同方案。

达鲁斯曼先生 (印度尼西亚): 主席先生, 由于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在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主席的指导下, 正在向前推进, 我愿趁此机会提出我国代表团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有关问题的一般立场。

虽然“化学武器”一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使用起来, 但由于对自然和人身体的破坏效果而可视为属于“化学武器”一类, 并应禁止使用的各种药剂, 成为国际社会所关心的问题, 已一个多世纪了。1874年《布鲁塞尔宣言》使用了“毒剂和有毒武器”一词。1899年《第一次海牙宣言》使用了“窒息性或有害气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期间,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序言中使用了“窒息性、有毒或其他的气体 and 一切类似的液体、物质或装置”。

现在, 我们在起草一项禁止称为“化学武器”的这种武器的公约, 我们自然都应同意我们用这个词实际上的含义。我前面开始时已提到, 战前的国际文书没有用“化学武器”一词, 这些文书所禁止的药剂也未定名为“化学武器”。在委员会1980年会议期间, 有些代表团, 包括我国代表团在第CD/124号文件中就此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 它们也许对有关工作小组是有用的。但我们知道, 给一项公约中的某个特定名称下定义一向是个困难的工作。

至于拟议中的公约的目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 它不仅应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 而且应包括禁止使用这种武器。一项新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不仅将补充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而且也将加强它。将由新的公约制定定义的化学武器不仅会包括议定书中所说之气体、液体、物质和装置, 还可能包括其他用于战争的物剂。除此之外, 正如我国代表团于3月5日在工作小组会议上所说, 不同国际文书但具有许多内容相同的条款, 这并不是罕见的。作为一个例子,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曾提到1910年布鲁塞尔公约, 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和加拉加斯海洋法公约草案。所有这些公约都有条款规定船长有义务援救在海上遇难而有生命危险的人。如果将在特设工作小组中谈判的新公约中“化学武器”的定义包括1925年议定书禁止范围以外的物剂和物质, 其后果将是, 1925年议定书的缔约国可以为非和平目的自由使用这些物剂和物质, 同时在法律上说又遵守着该议定书的规定。因此, 我国代表团建议, 新公约不仅要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 而且还要禁止使用化学武器。

(达鲁斯曼先生,印度尼西亚)

1925年议定书的一个缺点是没有规定保证缔约国遵守议定书条款的核查办法。

正如在印度尼西亚第CD/124号文件中所说,我们支持对新公约所禁止的一些活动,即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都建立国际和国家核查制度的想法。至于核查制度的国际机构方面,有人已提出种种建议。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和其他代表团合作,设法在机构问题上达成协议。

这些就是我想简单地一般谈一谈的有关禁止化学武器问题的几个新的方面。我没有详细讲,因为要详细讲最合适的地方是工作小组。我希望以后能在工作小组上详谈。

主席:尊敬的代表们,按照委员会第104次全体会议的決定,我高兴地請尊敬的丹麥代表米凱爾森大使講話。米凱爾森大使是丹麥政府裁軍特別顧問,又是聯合國裁軍審議委員會現任主席,他是1980年12月當選的。

米凱爾森先生(丹麥):主席先生,由於這是我第一次榮幸地在本委員會上講話,請允許我首先向您,本月份裁軍談判委員會主席,表示敬意。

我還願向委員會各成員表示謝意,感謝決定讓我國作為觀察員參加委員會的工作。我還想說,我們懷着極大興趣注意着關於有可能擴大裁軍談判委員會成員的討論,最近在開始籌備第二屆裁軍特別聯大席中已有人討論到這一點。

我們願意對本委員會的工作有所貢獻,特別是關於為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內容達成協議和禁止核武器試驗條約方面。在本屆會議期間,丹麥已參加化學武器特設工作小組和考慮偵察和識別地震事件的國際合作措施的特設科學專家小組的工作。

正如我所說,由於這是丹麥在委員會的本屆會議期間第一次講話,請允許我在談到今天的議題——化學武器之前,先一般性地簡單講几句。

不幸的是,當前的國際氣候不利於裁軍和軍備監督。目前世界緊張局勢仍阻礙着有關這些問題的國際談判的進展。

鑑於當前世界經濟危機及所造成的問題,尤其是对一些最貧窮的國家造成的問題,軍事預算的巨大開支顯得更加沒有意義。正在經受能源危機的時候,全世界研究與發展工作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却不是用於開發新的能源,而是被束縛於軍

(米凯尔森先生, 丹麦)

事方面, 这似乎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两种荒谬现象我们人人都很清楚。当前关于裁军和军备监督的国际谈判之停滞不前是容易在道义上和逻辑上加以解释的。然而, 情况虽然困难, 仍十分有必要设法缓和紧张局势并使今后的谈判取得进展。

事实上, 核和常规军备竞赛都高度集中在占全世界武器库之大部分的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大国有树立遵守联合国宪章的优良操行国际榜样的特殊责任; 联合国宪章就是从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愿望和用开诚布公以建立信任的愿望中诞生出来的。

我们不能忽视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局部武装冲突有升级的严重危险。这种局部冲突和区域性军备竞赛还意味着对有关国家及同一区域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害的。

试问中小国家如何能有助于使事态积极发展呢?

很明显, 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任何现实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主要军事大国的根本利益。本委员会的讨论应反映这一事实, 不管要求纯多边谈判的情绪多么浓厚。

另一方面, 裁军和军备监督的重大问题与我们人人的生活都有关系, 不能完全交给超级大国任意处理, 特别是在年复一年看到只有微小进展之后。因此, 小国的责任是充当触引起超级大国内疚的一面镜子, 并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有助于只在少数直接有关的国家间才能谈判的领域中也使这一进程向前发展的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已证明是为实现此目的的适宜工具。

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综合裁军方案的谈判表明有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希望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将能就此方案达成协议, 使其能成为明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讨论中的一大投入物。大家都知道, 我们对核裁军的同时进行常规裁军很感兴趣, 我表示我们希望这个方面应适当包括在方案之内。

我们虽然注意到了必须反映出来的各种分歧意见, 但我国政府仍认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应加速进行关于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案文的工作。我们满意地注意到, 1979年美国和苏联之间达成的协议。我愿借此机会敦促委员会充分利用这两个超级大国完成的工作。这样一个公约虽然范围有限, 但在一个以紧张局势和缺乏信任为特点的时期, 它将是一项极受欢迎的成就。

我已说过, 议程中有两个问题丹麦特别感兴趣, 即为达成全面禁试协议的努力

(米凯尔森先生, 丹麦)

和关于要载入将来的化学武器公约的组成部分的工作。

我们认为, 在全面禁试方面,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以倡议积极考虑条约的有效核查所需之详细的组织结构, 并能获成果。在这方面, 可望于今年晚些时候定稿的科学专家特设工作小组报告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出发点。

我愿借此机会说, 我们认为专家特设工作小组到现在为止所完成的工作是十分宝贵的, 我们还认为该小组所进行的讨论和实验测验是为将来的全面禁试条约铺平道路的一大贡献。有一位丹麦专家积极参加了这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准备对该小组今后的工作给予最充分的支持。在这方面, 让我回顾一下丹麦首相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上一般性发言中所做表示。他说在解决核查全面禁试条约的遵守情况中, 在格陵兰的丹麦专家和地震设备也许是有用的。由此, 丹麦准备参加多边地震合作体系。

在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的会议上, 联合国大会宣布禁止化学武器是裁军领域中最重大和紧迫的问题之一。在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第75段中, 将彻底和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及其销毁看成是裁军的最紧急的措施之一, 将为此目的缔结公约强调为多边谈判最紧急的任务之一。

自从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以来, 在军事规划中, 化学武器显然愈来愈占重要的地位。因此, 使委员会工作取得进展是十分迫切的, 以防止发生象我们在核领域中所看到的同样激烈的化学军备竞赛。

为筹备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已做了大量工作。已有相当大量的提案和工作文件提交到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谈判的两个报告表明它们为达成协议进行了积极的努力。看来对协议的技术基础已做了相当多的调查, 但协议尚属渺茫, 主要因为极端重要的核查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丹麦政府反对在目前情况下, 即平时时期, 在丹麦领土上储存化学武器; 因而坚决支持早日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最近关于据说在世界某些地方使用了化学武器的争辩表明, 1925年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和其他气体的议定书是不够全面的, 特别是, 但不是仅仅是, 因为它缺乏核查办法。至于公约的范围, 我们的意见是它应尽可能地全面并且从一开始就包括发展、生产、储存、取得、保留、转让、援助和使用。这和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主席于1981年2月16日分发的



(米凯尔森先生, 丹麦)

第CD/CW/WP.7号工作文件中第一和第三条选择意见是相符合的。这样, 我们赞成把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包括在公约之内, 虽然1925年议定书已予禁止, 但为了保证将使用化学武器置于核查之下, 仍以包括为好。但我们确实看到, 如果雄心较大的提案证明无法实现的话, 为了使这一进程从现在就能开端, 不那末全面的公约也有其好处。

前面已经提到, 1925年议定书的经验——我还可加上生物武器公约——已证明, 可靠的核查程序是必不可少的。

对禁止化学武器的适当核查特别必须包括下列几方面:

- (a) 销毁现有化学武器的储存;
- (b) 销毁或关闭现有化学武器生产设施;
- (c) 对敏感的化学剂目前的生产进行监督, 如果为遵守生产禁令已属必要的话。

在提交给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许多工作文件和其他文件中期望, 缔约国在参加化学武器公约时, 有义务公布其化学武器的储存和手段以及公约规定内之化学品生产手段。而且还要公布销毁化学武器储存及销毁或拆除生产设施之计划。我可以补充说, 丹麦对销毁化学武器的方法和程序问题特别有兴趣。

鉴于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所引起的问题之极端复杂性, 似应考虑拟出介入因素最小的核查程序。目前来说, 似乎现场视察是唯一最有效的核查手段。当然, 这种视察需要极有资格的国际机构的专门知识, 该机构应能保证视察安排妥当, 并保证执行时不会有无理的介入。

我谈到了一些本委员会正在审议的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极为困难, 各成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之抱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尽管国际形势紧张、经济衰退, 委员会的工作仍在开展, 这是令人鼓舞的。

由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是根据第十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建议而改组的, 所以它已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谈判机构。它所设立的四个特设工作小组的工作表明存在着一种公开坦率地讨论分歧意见的积极意愿。这给将来留下了相当在的希望。

主席: 我感谢丹麦代表米凯尔森大使的讲话, 并感谢他对我表示的祝贺。

根据委员会第104次全体会议的决定, 我现在请芬兰代表, 放射化学教授,

(主席)

芬兰化学武器核查计划主任米耶蒂宁先生发言。

米耶蒂宁先生(芬兰)：主席先生，虽然对裁军谈判的最终目的大家意见是一致的，即全面彻底裁军，但此外还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应采取的第一实际步骤是限制和禁止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些其他武器中，化学武器是最危险的，比别的危险得多。因此，禁止这种武器是裁军谈判委员会面临的紧急任务。

这一事实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中得到了承认。我们高兴地说，它是特设工作小组紧张而，我们很高兴地说，富有建设性的讨论题目。它也正在美苏双边之间讨论中。我们希望后者的讨论不久即将恢复，并望其结果能共同草拟出一项公约。

芬兰代表团注意地倾听了本委员会及工作小组上的辩论。我们认为，工作是在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着。由于工作小组主席利德戈尔德大使值得表扬的努力，工作小组得以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处理真正实际问题。主席在小组中分发了几件工作文件，我们觉得一般都很有用。

主要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关于范围、定义、标准和核查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任何军备监督或其他协定同样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困难。但我们既然在别的地方解决了这些问题，在这里也就不会是不可能解决的。

在这些审议过程中，对遵守条约情况的核查问题常常是突出的问题。芬兰作为一个中立国对裁军有天然的兴趣，因此一直也在努力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贡献。早在1972年芬兰决定在国家一级基础上建立化学战争监督能力，以备将来国际上有可能使用。还聘任了一个化学家工作小组为这种监督能力的目的，研究化学战剂的分析方法。

在这种背景下，芬兰试图发展化学战剂仪器分析及其核查的计划。今天已向委员会成员散发了一件工作文件(CD/164)，介绍我们正在进行的这项计划的现阶段情况。这项计划按原来设想是多种目的的，既是实质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从实质方面说，计划中的监督能力可以用于三种不同的核查活动：销毁储存的核查、不生产化学武器的核查以及对被指责使用化学武器的核查。从功能方面说，不管协议的核查采用什么方式，此能力都可应用。这意味着它可用于国家一级核查，也可用于任何国家一级与国际相结合的视察；它可用于某适当的国际权威机构命令进行的

(米耶蒂宁先生, 芬兰)

调查, 最后它可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示的只用本国手段进行核查可能有困难的担心得到解决。

芬兰计划的进展情况在芬兰历年向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文件和手册中已谈到了。我们今天提出的工作文件中有这些文件和手册的清单。

芬兰计划集中力量于研究为核查禁止化学武器能搜集到的任何控制试样的详细痕量分析所必需之方法学。在令人满意的方法学研究成功, 及相应的资料库完成之后, 就将着手研究对搜集和制备供分析用的试样有关的问题。

芬兰计划的第一步是合成标准的神经剂及有关化学化合物, 并研究其有关特性, 着眼于对之进行可能的核查分析。其次, 研究了现有的仪器技术对鉴定化学战剂的适用程度。经使用最适宜的技术和经选择的可复验的测量条件, 对大约 150 种物剂和它们的降解产物的初步数据基础做了记录。经选择的技术是按微量分析方法系统安排的。已提出建议请考虑把这一系统作为化学武器核查分析的国际标准化的基础。此种建议中的系统业经芬兰外交部于 1979 和 1980 年以前面提到的手册 (CD/14 和 CD/103) 的形式发表。

芬兰计划还培训了一些化学武器核查分析方面的研究人员。该计划的总实验室设在赫尔辛基大学化学系, 但是研究工作是和其他几个芬兰实验室密切合作进行的。

芬兰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初步目标于 1980 年夏已完成, 为若干最重要的剧毒剂制定了一套灵敏的鉴定系统。下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在痕量的水平上为已知的和潜在的物剂的试样预制备和定量有机测定制定详细程序。若还要对复杂的、产生了代谢变化的试样基体取得有用资料, 那就必须使用精确的方法。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 芬兰计划也集中研究核查分析的自动化, 其中包括自动化监测仪的研制。自动化核查分析使有可能仅仅对被禁止的化学剂进行灵敏的监测, 从而减轻了这样一种担心, 即由于不必要的透露了其他用于和平目的的组合物而从工业试样中泄露了商业和工业秘密。未来的第三个目标是将原采的数据基础扩大到与禁止化学武器有关的任何化学化合物。

试样收集的详细研究只有在目前正进行的痕量分析方法的制定完成后才能开始。但这种研究对为核查分析搜集试样制定详细办法是极其重要的。露天微型野外试验是必要的, 正在计划中, 其中将包括空气和水的远距离监测试验。

(米耶蒂宁先生, 芬兰)

芬兰计划执行八年期间, 有机化学化合物分析的灵敏性和专一性都大大提高了, 提高了许多个数量级。十年前, 如果用比较法能对试样中只含有百万分之一克,  $10^{-6}$  g, 的已知物质作出鉴别, 就该感到满意了。现在, 可以鉴别并能从结构上说明只含有  $10^{-7}$  或——个别好的情况——  $10^{-12}$  g 的未知化合物, 这意味着灵敏性提高了一百万倍。并且仍有很大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因为  $10^{-12}$  g 包含有一百万乘一百万, 或  $10^{12}$ , 个平均分子量的神经剂分子。今后十年中, 有机分析的灵敏度十分可能、甚至多半要进一步提高几个数量级。

上面所谈是关于仪器分析的灵敏性。全面的, 即环境分析的灵敏性可通过加大环境试样进一步提高。例如, 分析空气时习惯只用几公升空气, 现可用防气阀抽取许多立方米, 甚至于几千立方米空气, 凝缩后, 供分析之用。基体愈复杂——冷凝空气, 清洁地面水, 污染水或土壤试样, 植物或动物的机体等等——试样的制备、浓缩和预精馏也愈复杂。这是一个广阔的急待开展工作的领域, 今后年月中需做大量研究工作。

但不久就将能够在几百或几千公里外下风处鉴别任何化学剂的露天使用, 如野外试验, 镇压活动或化学战。如果有良好的气象资料, 正如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区这样, 包含某种物剂的空气团的轨道能够计算出来, 若知道风速, 其来源的大体位置就能计算出来。如果有卫星对该地区进行观察, 就可知道释放物是什么性质的。

芬兰计划的八年经验表明, 为使化学战剂的分析方法学不落后于仪器技术的迅速发展, 就需要进行继续不断的研究。更为急待研究的是试样的收集和预处理。但不久就将能够从远距离核查出露天大面积(几公顷)使用化学战剂。利用隐蔽设施生产和销毁化学战剂或在隐蔽掩体内储存则尚不能核查。这种活动的核查需要现场视察, 公约需对其条件加以明确规定。这是整个核查问题的政治方面。有机分析研究不能解决问题的政治方面, 但它能保证只要能取得试样, 就能进行充分的分析。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主席先生,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一下我以前宣布的一项通知, 今天下午3时在一号厅举行自由参加的非正式磋商, 以讨论明天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如何安排。

德拉戈尔斯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法国代表团想对分发正式语言的文件问题简单谈一点看法，并愿在全体会议上讲。

今天上午我们收到分发给我们的两个文件，都是英文的：一个是芬兰代表团的，显然是最近的文本——日期是3月19日——只有两页长，我想似乎今天上午本应发给我们这个文件的法文本和其他的委员会用语本。

但我愿再指出一个例子，即第CD/166号文件，它的原文是俄文，今天上午分发给我们的的是英文。这个文件除前面伊斯拉耶利安大使所写的只有一行字的作为封面的信外，就是苏联外交部长阁下于1980年9月23日给联合国大会的信。因此，它一定有联合国所有正式语言的文本。我们有些难于理解为什么这项文件今天不能发给我们各种工作语言的文本。我愿顺便了解一下苏联代表团是否收到俄文文本了。

主席先生，我愿很严肃地提请秘书处注意分发文件之重要性，应尽可能同时——在正常情况下都应同时发出——用委员会各种语言发出。我国代表团对此奉有严格的永久性的指示，我们不得不十分强调地重申一下。

主席：我感谢您的发言。我和秘书处都注意到了您的要求，我们将于晚一些时候给您适当答复。

尊敬的代表们，我愿通知明天星期三下午3点在一号会议厅，主席将举行非正式磋商，讨论议程项目1和2的有关问题。我现在愿建议，在这个全体会议后，委员会立即举行一简短非正式会议，听取委员会秘书，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的一个简短讲话，对一些有待处理的问题，向委员会提供情况。

就这样决定。

下一次裁军谈判委员会全体会议将于1981年3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30举行。

下午12:35散会

×× ×× ×× ×× ××